

职教动态与参考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辑)

(总第 30 期)

文艺职院 文化和旅游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印 2023 年 11 月 15 日

目 录

◎教育要闻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3〕20号)..... 1

◎专家论坛

系统论视域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当代启示..... 8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与技术路径..... 21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36

建设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全面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43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48

◎媒体前沿

《人民日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58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23〕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加快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机制，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任务

（一）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

各地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3〕15号）要求，积极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行企校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广泛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引导联合体内企业广泛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支持学校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领导本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建设。教育部将加强对市域联合体工作和运行的过程管理和动态

管理。第二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原则上从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中择优产生。

（二）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各地要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组建一批产教深度融合、服务高效对接、支撑行业发展的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立健全实体化运行机制，有组织开发优质教学评价标准、专业核心课程、实践能力项目和教学装备，培养行业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成一批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中心，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教育部将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兵器工业 5 个领域进行首批布局，并计划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端仪器、能源电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指导建设一批全国性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带动地方建设一批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地方特色产业的区域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三）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各地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标产业发展前沿，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学校实践中心、企业实践中心和公共实践中心（以下简称实践中心）。实践中心要积极协调各类资源，加强经费和人员投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开展协同创新，聚焦行业紧缺高技能人才开展联合培养，产出一批支撑区域产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成果。到 2025 年，建成 300 个左右全国性实践中心，带动各地建设一批省级和市级实践中心，形成国家

省市三级实践中心体系，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四）持续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适应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和变革要求，加快构建校省国家三级中职高职本科全覆盖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以下简称资源库）共建共享体系。资源库要围绕某个专业开展建设，涵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资源、知识图谱、必备技能以及对应的职业岗位标准，覆盖全部专业核心课程，扩展建设必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为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全流程学习服务。各校要深化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应用，优先使用全国性、区域性资源库，鼓励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建设有特色的校级资源库。各地要强化区域统筹，建设服务当地产业和地域特色的区域性资源库，推动各级资源库接入国家或省级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主动接受应用情况监测。教育部将在推进现有国家级资源库完善升级、动态管理的同时，在专业基础好、资源质量好、使用效果好、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区域性资源库的基础上，继续有组织建设一批全国性资源库。到 2025 年，建成一批全国性资源库，带动地方建设 1000 个左右区域性资源库，基本实现职业教育专业全覆盖。

（五）建设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

各校要积极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建设校本大数据中心，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持续丰富师生发展、教育教学、实习实训、管理服务等应用场景，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各地要强化统筹，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指导学校系统设计校本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组织学校有序接入“全国职业教育智慧大脑院校中台”，接受管理监测。教育部将在数字资源丰

富、功能应用强大、赋能效果良好的区域性信息化标杆学校的基础上，有组织地指导建设全国性信息化标杆学校。到 2025 年，建成 300 所左右全国性信息化标杆学校，带动建设 1000 所左右区域性信息化标杆学校，推动信息技术与职业院校办学深度融合。

（六）建设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各校要瞄准专业实训教学中“高投入高难度高风险、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等现实问题，结合自身实际，建设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以下简称虚仿基地）。虚仿基地要有效运用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资源、升级设备、构建课程、组建团队，革新传统实训模式，有效服务专业实训和社会培训等。各地要加强统筹管理，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设区域性虚仿基地；引导各虚仿基地共建共享共用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积极向国家或省级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推送优质资源。教育部将在专业实训基础条件好、信息化水平高、应用成效明显的区域性虚仿基地的基础上，有组织地指导建设全国示范性虚仿基地。到 2025 年建成 200 个左右全国示范性虚仿基地，带动各地 1000 个左右区域示范性虚仿基地建设，推动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实训教学模式创新。

（七）开展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

支持各地结合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在线课程和线下课程，推进本地区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和实施。到 2025 年，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以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为切入点，面向行业重点领域，建成 1000 门左右课程内容符合岗位工作实际并充分纳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课程设计符合因材施教规律并充分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并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教学评价充分关注学生全面成长的全国性职

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引领职业教育“课堂改革”，提升关键核心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八）开展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

支持各地在“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范围内建设 2000 种左右全国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质教材。优质教材建设将重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科学严谨、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反映行业前沿技术，鼓励行业牵头或行业、企业、学校等共同开发。到 2025 年，通过建设和宣传推介，大幅提升优质教材的影响力和选用比例，有效发挥优质专业课程教材的示范辐射作用。

（九）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

支持各地组织校企共同开发 200 个全国性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引导学生在真实职业环境中学习应用知识和职业技能。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要基于企业真实生产过程，融入行业最新技术和标准，充分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以及深度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到 2025 年，通过分批部署、持续建设，扩大优质资源共享，力争形成以企业典型生产实践项目为载体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新突破，有效提升人才培养针对性和适应性。

（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建设

支持各地立足区域优势、发展战略和产业需求，围绕“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建设和推出由我国职业学校牵头开发，业内领先、基础良好、产教融合特征显著、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的 30 个左右职业教育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教学、课程、实习实训、教学条件、师资、培训、校企合作等方面的省级或学校标准），100 个左右优质教学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教材、课程

资源、教学项目、案例、培训资源、数字化资源或平台、专业建设一体化解决方案等），20 个左右专业仪器设备装备（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装备、教辅设备、生产线装备、AI 或 VR 设备）。到 2025 年，形成一批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体系，持续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项目培育、发展和推广机制，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十一）建设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

各地各校要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立足学校骨干（特色）专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双线发展并有所侧重，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扩大来华留学和培训规模，做强若干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有组织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培养一批适应国际化教学需要的职教师资，培养一批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整体提升职业学校国际化水平。到 2025 年，分三批支持 300 所左右的中国特色、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

二、推进机制

（一）自主建设

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将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管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网址：<http://zj.chinaafse.cn/>，以下简称管理平台）予以公布。各地要积极组织有关政府部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承接重点任务，明确各重点任务牵头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根据各重点任务建设指南的要求，整合教育产业政策资源、形成建设方案（含年度绩效目标）并上传管理平台，自主开展建设，接受监督调度。各项目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二）统筹推进

各地要强化省级统筹，将重点任务建设情况纳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作中整体部署，落实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协调支持经费、加大政策供给，每年总结工作进展，定期向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三）考核激励

教育部通过管理平台对各地重点任务建设情况进行过程管理，定期采集绩效数据，每年通报工作进展。各地重点任务建设情况将作为遴选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地方、“双高计划”建设、“双优计划”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和国家新一轮重大改革试点项目布局的重要依据。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将开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专栏，及时宣传各地各校典型经验。

（来源：节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系统论视域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当代启示¹

（毛文娟² 程德慧³ 王 博⁴）

【摘 要】黄炎培是我国职业教育先驱和著名教育家，其职业教育思想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与探索中，逐步从零散性走向系统化，形成包括本质观、目的观、人才观、师资观、教学观、联络观在内的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其呈现出系统要素的整体性特点、系统层次的协同性特点及职业教育办学的开放性特点。我国已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关键阶段，运用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系统思维，对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统筹不同类型教育协同发展、深化产业与教育融合等方面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系统论；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思维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职业教育先驱，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投身于职业教育的倡导、研究与实践。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先后经历了“实用主义教育”“职业学校教育”“大职业教育主义”等阶段，在长期实践与探索中不断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创构走向完善，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22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职业教育要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系统思维，既要遵循职业教育规律，但不能囿于职业教育内部系统，更要跳出职教看职教”。

¹ 中华职教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ZJS2022ZD05，主持人：程德慧）

² 毛文娟，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³ 程德慧，博士，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黄炎培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⁴ 王博，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

有学者认为,黄炎培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全面系统改革教育的思路。本研究挖掘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的构成与特点,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其系统要素及关联,在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统筹不同类型教育协同发展、深化产业与教育融合等方面,提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可能路径。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系统构成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诺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提出了“单元—观念(群)”(Unit-Ideas)的核心概念,试图在历史中以哲学性抽象的深刻方式把握人类思想深处更基本、更普遍观念的基本同一性和推理逻辑的基本性质,从而揭示或重新审视思想发展中某些一以贯之的、基要性的恒定思维。根据该观点梳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将先后形成的局部观点整理成相互关联的观念群,依据其内涵所反映的基本的、普遍的性质,进而抽象归纳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系统观点,包括职业教育本质观、目的观、人才观、师资观、教学观与联络观,这是从系统论视域把握和应用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基础。

1.黄炎培职业教育本质观

本质反映的是事物之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各要素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黄炎培职业教育本质观体现在把培养学生获取谋生的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作为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实现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这与当时其他的以掌握知识为目标的教育有本质区别。正如黄炎培所言:“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职业教育是为受教育者习得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培养职业态度等,使普通民众获得与其学习能力相当的职业素质来帮助民众获得适

宜未来社会生存之本领。为突出职业教育的根本特点，黄炎培特别就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的区别做了论述，他认为实业教育还包含研究学说等内涵，培养的人才有一部分是从事理论思想领域，而职业教育更强调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这是职业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

2.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观

目的观是人们对某项事物或从事某项活动意欲达到的归宿或预期实现的结果。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目的以个体生存和个性发展为出发点，以服务社会、增进国家生产力及世界发展为宗旨，这些组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观的内涵。用黄炎培的话来讲，即“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其中，谋个人生存及个性之发展是服务社会、增进国力和联系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他将个体之谋生与发展同社会与世界之发展相联系，反映了职业教育目的在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两方面的探索与延伸，体现出职业教育追求个体生存、社会服务、国家发展一体化的办学目标和价值追求。

3.黄炎培职业教育人才观

人才观体现教育所要实现的人才目标规格及具体标准。它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对象来源、特征，以及教育后应具备的能力结构组成、内涵，所持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人才的评价标准。在教育对象方面，黄炎培认为，“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基于当时普通学校教育大多为中等以上人家子

女所享有，中等以下子女人数众多且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一现实，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平民子女，体现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面向大众的办学定位奠定了基础。结合教育对象的个体特点，他认为“人各有特别之才能，本之天赋，苟一一用之于适当之途，与因学这不当，用非所长，或间竟学成不用再一一废之……”。即人的天赋能力各有不同，有的人生来擅长动脑，有的人善于动手。因此，要认识到职业院校培养对象的智能结构、类型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对象的差异，因材施教。在能力结构方面，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不唯着重‘知’，尤着重在‘能’”。职业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还要关注“能”，且重点应在“能”所指向的专业实践能力上，要具备在新场景中习得知识与方法的能力等。

4.黄炎培职业教育师资观

师资观反映了教育主体对教师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教师数量、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办职业教育，黄炎培高度重视教师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并重的结构要求，尤其是重视有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技能的教师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他看来：“凡职业学校欲聘专门教师，如不易得学校教授与经验并重者，毋宁聘有职业经验者，较之仅爱学校教授者必差胜”。在当时，黄炎培就提出，职业教育教师必须具备理论与技能兼具的“双师”素质这一观念，即从事职业教育教师必须是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会讲又能做的教师，而且具有岗位实践经验的教师更稀缺。此外，他还对发挥职业教育师资结构合力做出阐述：“理论的教育学者易找，实习之教师难觅，故最好请精练之技手，再参加以专门学者，绝对合作办理职业教

育，则收效更大。”通过实践型与理论型教师的团结合作来实现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

5.黄炎培职业教育教学观

教学观体现了教育主体对专业设置、课程与教材建设、教学内容与形式、教授原则与方法等教学过程要求，从专业科学角度看，专业是不同学科知识结构的反映；从职业科学角度看，专业是不同社会分工、不同职业领域的反映。他提出，“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所有教程、教材，让曾任这种业务或现任这种业务者所规定时间数、入学程度标准和毕业程度标准的范围以内，依他业务上亲身经验的觉察和主张来规定”。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且具有前瞻性。职业教育的课程安排、教材内容要听取在这类岗位有实践经验者的意见，并以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课程设置需要企业与学校协同配合，职业学校对企业提出的课程方案要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理论教学的充分论证。在教学过程中，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如只重书本知识不去实地参加工作，是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职业教育要传授的“知”必须经由“行”而获得，且高度渗透融合在“行”之中。

6.黄炎培职业教育联络观

联络观是教育主体把握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观念。职业教育要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与职业界取得广泛联系，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绝不能关起门来干，他针对当时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提出了“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提

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此“沟通”意为广泛地联络，包括与普通教育、企业界及社会其他相关领域的联系。他强调：“办职业教育，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职业教育发展需具备开放性的办学思路，要同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趋势、需求相契合，才能保持其生命力。

二、系统论视域下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的特点及内在逻辑

著名系统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一般系统论》中提出，系统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论是全面揭示对象的系统性存在、系统关系及其规律的观点和方法。从系统理论视域看，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观、目的观、人才观、师资观、教学观、联络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其职业教育观系统的要素。各要素在系统中既具有相应功能和目标，在演化过程中又共同指向职业教育的整体目标。系统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要素、关联以及功能或目的。深入分析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的要素、关联及功能，发现其呈现出整体性、协同性和开放性三种特性。职业教育观系统内部要素具有整体性特点，系统结构形成层次协同特点，职业教育与外部环境呈现开放性办学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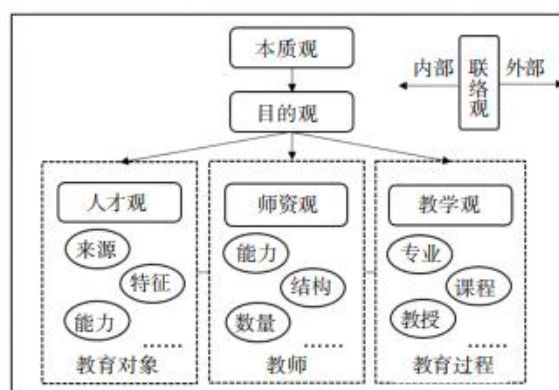


图1 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框架

注：箭头表示对所指对象具有决定或影响作用，虚线框属于系统中的不同层次。

1.黄炎培职业教育观蕴含着系统要素的整体性特点

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有机联系,是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黄炎培在《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谈到:“则惟有就我固有结合与他结合间,先从某局部、某事项构成生活上之联系,日扩大之,日加密之,使渐渐构成生活的整个联系”。黄炎培职业教育观六要素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检验和理论积累,内涵与功能逐步清晰、成熟,它们构成了办好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其中,职业教育本质观有利于办学把握职业教育的根本特征与办学定位。职业教育目的观与本质观紧密联系,对职业教育具有定向、调控和评价功能。职业教育人才观涉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人才培养与评价标准,它在本质观与目的观统摄下形成。师资观对人才观的实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推进教学观的实施,是连接教育对象与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部分。职业教育联络观沟通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联系。黄炎培提到:“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从该角度看,职业教育还需与社会其他部分构成更大的系统。不难看出,各要素功能不同,但它们共同服务于职业教育这一系统。从整体上把握职业教育办学要素,有利于厘清职业教育是什么、朝向什么目标、怎么办等核心问题。

2.黄炎培职业教育观呈现出系统层次的协同性特点

关联是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关联的强弱构成系统内部某种关系集群,形成了系统层次,层次协同性是系统结构的重要特征。系统论视角下,黄炎培职业教育本质观和目的观处于统领层

面，它决定了系统中其他层次结构的属性。就教育对象、教育过程、教师层面而言：首先，人才观与教育对象相对应，人才标准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群体特点、能力结构等元素来制定，要依据教育对象群体的禀赋等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例如对“农民、工人、商人、妇女、无告者、残废者、军队等一般职业教育问题都是将平民作对象，需要用分析的方法、专攻的手段来深切研究，取得比较正确的解决方法”。其次，教学观与教育过程相对应，教学观涉及专业设置、课程组织与教授方法等内容。最后，教师是向教育对象实施教育活动的主体，教师观连接人才观与教学观，教师、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构成的层次结构具有更加紧密的关系，同时体现了统领层对它的属性要求。可见，统领层与教育对象、教育过程、教师层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层次结构之间的协同性决定了系统能否正常运作。因此，理解和把握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的层次结构与协同关系，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黄炎培职业教育观体现了职教办学的开放性特点

系统理论认为，系统边界将系统与环境分开来，系统与环境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来交换物质、能量、信息，这一特性被称作系统的开放性。黄炎培在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中，虽然实施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等举措，但发现其所期待的百分之七八十之成效仍然没有达到。黄炎培指出：“国事捣乱、社会经济困难、一般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当然不发达。”因此，职业教育要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有开放的视野，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相关方面的联络，这也是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的背景。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与一般教育的联

络，“若此方认为我是职业学校，与一般教育无关系，彼方认为我非职业学校，与职业教育无关系，范围越划越上，界限越分越严，不互助，不合作，就不讲别的，单讲职业教育，还希望发达吗？”他认为，高中、大学专业分科都与职业息息相关，初中和小学应该有职业准备等课程进行职业陶冶，以此来加强职业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关系。其次，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界的联络。他提出：“办职业学校最大的难关，就是学生出路……最好使得职业界认作为我们而设的学校，是我们自家的学校，那就打成一片了。”办职业教育，不仅要在设置专业、课程安排、学生训练、聘请教员等方面都要听取职业界意见，关注职业界的发展趋势，而且要让职业界认为我们就是为他们而设的学校，要成为互通信息和相互支持的“一家人”。最后，要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环境的联络。如果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好，农业、工业不好，相关领域的职业教育便不可能有好的发展环境。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阐述了职业教育与外部环境的“鱼水关系”，强调要办好职业教育必须坚持开放办学。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观对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科技人才的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三者统一部署，可见系统谋划的重要性。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为产业界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重大使命，加强对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系统构成及特点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提供经验启示。

1.提升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突出系统的整体性并兼顾开放性

《意见》指出，职业学校办学能力提升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职业学校办学能力的关键是培养产业需要的人才和为产业界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从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看，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明晰了职业学校内部要素及其关联，各要素形成了办学的有机整体。因此，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能力，需要统筹学校各要素共同服务学校的办学目标，从办学的整体层面发挥系统要素作用，以突出办学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具体而言，职业院校根据办学定位和目的，厘清内部各要素（或子系统）的职能和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学校系统的功能和目的往往不容易被注意到，但它却明确决定了系统的行为，可运用系统框架图梳理学校系统中各要素（或子系统）的预期关联（信息流），确保他们在系统内部有效地良性运转。由于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一般是信息的流动而非物质的流动，需要办学者仔细观察分析确保关联有效，突出整体性思考，提升办学系统运行的水平和实效。当然，如果只突出学校系统内部的整体性，出现忽视产业界需求、职业学校规模失调、缺乏优良师资供给等问题，职业学校仍然无法取得较好的办学成效。因此，还需要兼顾职业学校与外部的开放性。具体来说，政府部门要立足社会系统，统筹职业教育发展。例如，推动行业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地方经济、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为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提供参考；科学设置职业学校数量，营造健康发展空间；提供“双师型”教师资源的有效供给、有力的办学经费保障、有效激发学校发展的综合考核制度等。

2.统筹不同类型教育的协同发展：突出系统的协同性并兼顾整体性

教育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关键在于丰富有利于学生多通道成长、多样化成才的路径，及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受教育的机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意见》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从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看，他在长期实践与探索中发现，职业教育如果只从自身出发做工作，其以外的教育系统会认为职业教育是另外一派，与其不相干，这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利，更对学生发展不利。因此，《意见》提出的“三教协同发展”，需要突出不同类型教育的协同性。笔者认为，“三教协同”首要问题是推进人才培养的贯通。第一，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学生生源，让职教高考前移，与普通高考同台亮相面向高中考生，如此一来，一是可以引导高中增设职业技能课程，培育一批融普高理论课程与技术课程于一体的高水平综合高中；二是可以吸引一批优秀生源进入职业本科。第二，在高水平技术人才培养层次上实现衔接。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技术就绪水平”（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 TRLs），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学科的技术管理工具，并将技术分成 0~9 个等级，以便对新技术的成熟度进行更有效的评估和交流。欧美国家大学处在“0~3”级，企业研究院在“3~6”级，企业生产端在“6~9”级。目前我国企业研究院普遍缺失，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对应“0~6”级，应用型高校及职业院校对应“3~9”级，中间的“3~6”级为重叠区域，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需要协同分层承担“3~9”级技术培养。例如，在高水平技术人才培养上，发挥高等教育通识教育的优势与职业教育技术培养的特色，建立课程共同开发等机制。第三，发挥行业主导作用，根据知识与技能特点对行业继续

教育内容进行分类，由相应的高等学校或职业学校承担，处理好两类机构在继续教育服务中的协同关系。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教育在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兼顾自身系统的整体性，确保自身的特点属性不能丧失，各自的功能作用要鲜明。不能把职业教育办成普通教育，也不能将高等教育办成技术教育，更不应该把继续教育办成唯学历的教育。

3.深化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发展：突出系统的开放性并兼顾协同性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优势。近些年，国家在深化产教融合方面先后多次发文，我们认识到产教融合不仅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从社会系统范畴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产业界等子系统各自有运转的惯性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当子系统的目标与整个系统目标不匹配时就会出现“政策阻力”。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教育界与产业界、高校与企业的目标，在宏观上抑或微观上难于匹配，出现了“政策阻力”。从黄炎培职业教育观看，他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办职业教育必须有开放的视野，需要加强与社会相关方面联络，尤其要与职业界广泛联系。他与职业界、商业界、政府等广泛沟通，融合多方诉求，为国家找到了办好职业教育的路径。因此，产教融通需要突出职业教育与产业领域的开放性，核心是打通职业教育与产业界间的“围栏”，建立联合“通道”。由于我国特有的隶属管理体制，需要在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合作通道上给予最大可能的开放性环境，国家在宏观上给予合理性政策支持，地方在中观上给予适切性制度推进，校企在微观上形成可行性项目联合。《意见》中提出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对

于前者而言，地方要围绕区域性“块”的思路，利用产业园区的开放性特点，聚合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社会多主体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就后者而言，行业要围绕“条”的思路，整合龙头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共同形成跨区域的联合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团队，来服务行业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融合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子系统的目标，兼顾子系统间的协同性。由于各子系统有看待系统行为模式 and 问题的视角，他们的目标可能与整个系统目标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是影响系统整体功能或目标实现的关键。要提供政策与载体的有效支撑环境，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子系统在合作项目中要找到各自的定位与作用，明确合作的目标与责任，定期进行信息互通和反馈，以建立系统内部“平衡反馈回路”等机制，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教互赢局面。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 年第 21 期）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与技术路径

朱德全⁵ 彭洪莉

【摘 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国家性改革举措,直接决定着我国教育事业未来发展航向。效能监测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的新视角,是对高质量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程的有效回应。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组织学视角来看,差异性、发展性和系统性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基本表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以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象为评价监测主体取向,以变革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标准取向。围绕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五大评价主体,基于教育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监测等四大向度,构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四效一体”结构模型。为通过数据循证高效驱动教育评价改革,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可遵循以下技术路径:一是搭建完备教育评价改革数据采集系统,形塑数据监测平台;二是增强教育评价改革数据循证算法算力,赋能评价数据处理;三是定期发布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循证牵引决策制定。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结构模型;技术路径

教育评价改革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教育领域绕不开的核心课题与热点话题。随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⁵ 朱德全,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大学党委委员、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部部长,西南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首席责任专家”。

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颁布,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研究迅速进入白热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六大研究领域:梳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评价改革的成效与问题、探索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的学校评价体系、探索构建潜心育人的教师评价体系、探索构建全面发展的学生评价体系、创新评价方法适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信息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同时,随着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等一系列文件,学者们深度探讨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等评价方式,以及围绕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多元主体评价改革展开研究,甚至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加持的数字时代下,掀起了探索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浪潮。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践摸索也如火如荼,典型案例遍地开花。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绝不是简单地为了改革评价而改革,而在于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促进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即教育评价不能光改革,更要看其改革的效能所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目标与重要内容正是在于建设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内外联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因而关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问题迫在眉睫,通过监测教育评价改革效能,使其“奏效”从而引领和保障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无不强调改革效能的重要性:2016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强调“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有效”达19次,如有效实施、有效推进、有效应对、有效维护、有效治理;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强调“有效”高达 28 次;2022 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仍不乏提及“有效”达 11 次,新增提法如有效发挥、有效履行、有效实现、有效清除。在此基础上,追求教育评价的有效改革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最为根本的命题,进而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监测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么,如何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有何价值?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蕴涵哪些结构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遵循什么样的技术路径?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亟须深入思考、探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多学科表征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对已有教育评价体系的全面重塑、升级与完善,从而形成新的整全教育评价体系,进而满足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诉求。何以达成这一目的?必须最大程度发挥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并对其进行学理分析、科学考量和动态监测。但在此之前,廓清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本质特征是第一步。鉴于“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涉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涉及到不同主体”,同时教育评价改革不仅是教育研究领域的时代命题,而且是社会经济、组织范畴下的学术课题,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学科视角全方位理解和把握其效能表征。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组织学等不同视角来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分别表征为差异性、发展性和系统性等三大实质特性。

(一) 差异性:教育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受工业文明时代“整齐划一”的教育工厂思想影响,教育评价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凸显出注重标准化、统一化和经验化等异化现

象,致使教育评价偏离其本体价值,甚至在现代社会表现出“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旨在通过破“五唯”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问题,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正是通过改革原有教育评价形态,使教育体系得以发展的特性、作用和状态。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为差异性,亟待形成一套集多元化、层次化和类型化于一体的教育评价体系。正如《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基于此,首先,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在不同主体上表现多元。例如,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改革的根和魂是提高科学履职水平,引导全党全社会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和选人用人观,切实表现在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标准、方法和态度上;学校评价改革的关键是要破“唯分数、唯升学”,不断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和加强劳动教育评价等。其次,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在不同学段上侧重不同。例如,幼儿园阶段要制定国家和地方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并定期对各类幼儿园保教质量展开监测评估和公布评估结果;义务教育阶段重在探索增值评价,并以此为底层逻辑改革升学考试等招生评价制度;中学教育阶段要在改进结果评价和强化过程评价中健全综合评价,稳步推进中高考评价制度改革。最后,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在不同类型上标准各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使得二者在教育评价理念与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建立凸显差异性的类型化教育评价体系成为必由之路,对职业教育应采用不同于普通教育且适应分类评价要求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范式。

(二)发展性: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教育评价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然而“教育作为‘生产’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要素的公益性事业”,教育改革本身实属不易,对其评价的改革更是困难重重。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息息相关,过去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是简单地将“输入”转变为“输出”的过程,而新时代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是复杂的集成化过程,其中包括背景、投入、过程、产出等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按照绩效观,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充分体现在教育评价改革各个环节的迭代升级上。同国家经济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一样,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也在各项教育政策与方案的制定和出台中谋求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发展性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一大表征。何以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发展性表征?当从教育评价改革目的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即实现教育评价改革所服务的个体发展和本体发展与整个社会时代发展的相统一。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主要体现在促进教育评价对象的发展上,即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教育评价的堵点、痛点和制度体系,让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质、服务个体发展,促进个体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另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集中反映在教育评价范式的转换上,按照学者古贝(Egon G. Guba)和林肯(Yvonna S. Lincoln)对现代教育评价发展阶段的划分,现代教育评价改革历经了从旨在提升效率的“测量时代”,到旨在达成目标的“描述时代”,再到重在改进的“判断时代”,再到强调建构的“协定时代”的螺旋式发展进路。由此看出,教育评价改革在量化和质性两大类评价范式的不断切换中,始终顺应着社会不同阶段发展诉求,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整合与革新、丰富与完善,其效能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

(三)系统性:组织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再是传统制度逻辑下教育行政系统一元主导,而是现代制度体系下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多元主体所处的行政系统、学校系统和社会系统等融合的大教育系统多方协同。我国过去的教育评价改革多是简单借鉴、直接模仿西方教育评价体系,急于追求肉眼可见的效率与效果,忽视了对教育评价体系的系统化构建,致使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集聚和辐射相较不足。事实上,效能作为整个组织系统中事物发生积极作用的内在能力及其实际结果,是超越“效率观”和“效益观”的一种全面发展的科学管理理念,是效果、效率、效益和效应的有机融合。由此,从组织学视角来看,应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作为一个整全组织系统展开思考,即对教育评价改革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进而系统性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又一重核心表征。正如《总体方案》中也明确指出要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围绕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等五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全要素的评价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取得需遵循系统性思维,构建系统化的现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观照“自系统”,明晰教育评价体系这一自组织系统的功能定位和结构要素;二是要观照“他系统”,厘清各级各类教育评价改革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及其运行机制;三是要观照“超系统”,跳出教育评价看教育评价,识别和重塑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发展环境和技术支持平台。

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效能直接决定着我国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也直接影响着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进程,因而监测

其效能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底层逻辑在于“使其奏效”,具体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象、变革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评价监测主体取向、评价监测标准取向。

(一)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伴随我国教育进入从规模发展到质量提升的转型期与关键期,我国教育发展目标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转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由此,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助推建设教育强国乃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需要与使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持续发展、永续追求的过程性目标,需要教育评价改革有所作为、发挥效能,即通过构建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牵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用了五节篇幅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进行了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其中第一个重点要素便是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然而,目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存在法律依据薄弱、管理体系不健全、评价方式不系统、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等现实问题。为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首要任务便是在于——击破这些痛点与难点,通过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教育评价体系,从而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落成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支撑技能社会建设的职业教育体系、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优质专业的教师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的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和优质高效的保障体系等六大子体系建构。

(二)以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象为评价监测主体取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涉及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其中不同主体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不同责任、发挥着不同功能,因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评价主体层面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对不同评价主体采取分级分类、前后衔接、一体贯通的融合评价思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教育主体观,力图观照和反映教育领域全链条各级各类教育评价对象的主体特性。其中,就党委和政府评价改革而言,应当从管理思维走向治理思维,发挥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治理效能,从制度层面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事业,切实做好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例如,教育部等行政部门可以牵头制定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文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联合教育考试院、教科院和评估院等制定适合区域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就学校评价改革而言,应当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向主动开展评价,在教育评价改革中扮演好主体性角色。学校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监测是完善教育评价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和“主战场”,监测学校教育评价改革的效能能够让教育评价从作为终点性的存在转为作为起点性的存在,大量的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数据将成为促进学校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导航仪和指挥棒。同时,分类评价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不仅要观照到各级学校,对普通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评价改革、学生评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进行全方位监测,而且要观照到各类学校,对职业教育系统的学校评价改革、学生评价改革和教师评价改革进行全过程监测。

(三)以变革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方法取向

回溯教育评价改革发展历程,已历经四代教育评价范式,目前正开启和迈向第五代教育评价范式。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学校制度的兴起和西方心理测量学的发展,牵引着教育领域开始对学生这一“教育原料”和“教育产品”展开测验性评价,体现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对教育测量结果的客观化、标准化追求。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以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发起课程改革史上的“八年研究”所催生的泰勒(Ralph Tyler)的“目标模式”和布鲁姆(Benjamin 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代表,教育评价不再只是关注教育结果评价,而是更加强调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表现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旨在“为培养什么人”服务。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教育评价模式蓬勃发展,如斯塔弗尔比姆(Daniel Stufflebeam)的“CIPP 模式”、斯克里文(Michael Scriven)的“目标游离模式”和斯塔克(Robert Stake)的“应答模式”等。这反映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在保证工具理性的同时回归价值理性,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和思想交流纳入教育评价之中,重视被评价者的本体看法和意见要求,教育评价不仅为结果服务,更加为诊断和改进服务。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受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教育评价注重反思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打破了过往评价中的“管理主义倾向”,通过“回应—协商—共识”,在“全面参与”中形成整全的教育评价体系。总体而言,教育评价范式始终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尤其是进入智能化、数智化的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将走向“人机协同”,实现从“因评价而育人”向“因育人而评价”转换、从“单一主体维度”向“多元主体维度”转换、从“标准化评价”向“差异化评价”转换。

三、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体现在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等各环节,亟待分层、分类、协同推进。效能是指使用行为目的和手段方面的正确性与效果方面的有利性,常见于企业管理领域,且企业效能在内容上包括效率和效益高低的现实性指标、效率和效益提升的潜在性指标等方面。可见,对效能的监测,必然涉及对效应、效益、效率和效果的整全考察。承前所述,基于对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的认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是效应、效益、效率和效果的有机融合,并集中反映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纵向评价本体和横向评价主体之中。由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遵循“四效一体”的矩阵式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具体包括分别反映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应、效益、效率和效果的教育评价目标监测、教育评价过程监测、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和教育评价结果监测等四大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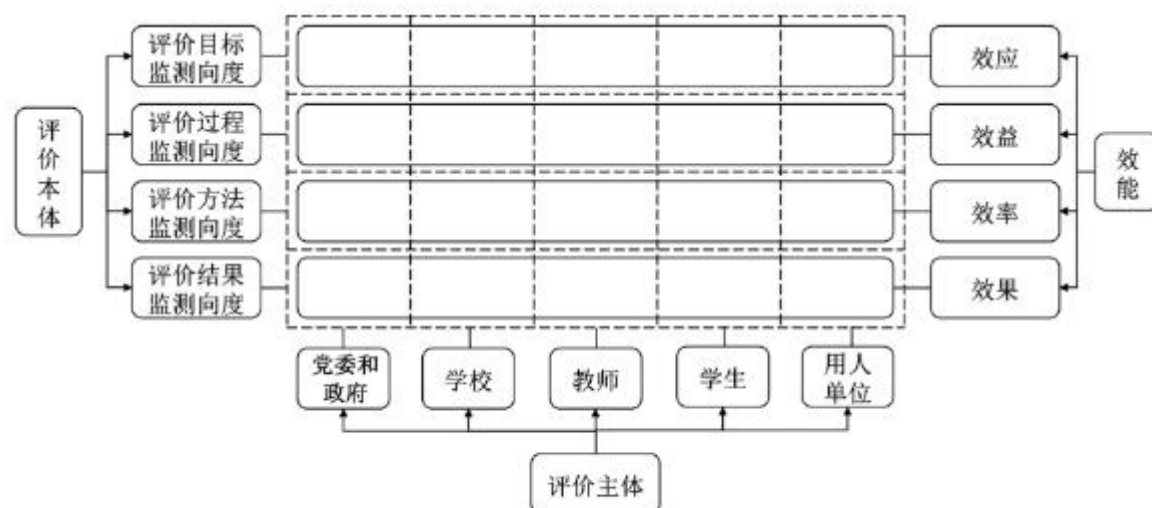


图 1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

(一)教育评价目标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应维

效应常指某些因素或某种结果所引发的作用现象,例如皮革马列翁效应、罗森塔尔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效应并不总是正向的,

也存在负向的,即效应本身实为一把双刃剑。长期以来,教育目标都是教育评价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且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会引发根本性的教育变革与创新发展,将直接决定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效应生成。因此,对教育评价目标的监测不仅在于洞察教育评价目标设计的变化,而且在于提升教育评价目标本身的价值、掌握教育评价目标达成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时,教育评价目标监测能够促使教育真正走上循证导向之路,在生成数据和使用数据的过程中提升目标监测能力。回溯教育评价目标改革历程,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由“鉴定”向“发展”转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关注“教育质量”到 90 年代关注“教育标准化建设”,再到 21 世纪的“核心素养”,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回归到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上来,即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关注人的发展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监测的核心。另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由“零散”向“系统”转变。于五大评价主体对象而言,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由管理走向治理,以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学校评价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标准,其中,基础教育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实现从基于课程标准的测评向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综合测评转变,学校体育教育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已由强身健体转向全面育人;教师评价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将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以发展性评价替代问责式评价、结果性评价,旨在促进教师潜心育人;学生评价在历经“应试语境”到“素养愿景”的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重新定位为甄别与发展的实践交融;用人评价扭转“名校至上”“学历至上”的不合理用人导向,重塑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选用观。

(二)教育评价过程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益 维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建设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的实践活动,其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以过程的方式展开,没有教育评价过程的监测就无法有效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效益是效果与效率的统一,遵循逻辑乘法法则,即当且仅当效果与效率均为正向时才会产生正向效益。因此,对教育评价过程监测既要选择正向的评价方式,又要获得正向的评价结果,并结合“横向静态评价”和“纵向动态评价”的教育过程评价方式,对五大教育评价主体对象的具体改革内容进行“纵横立体评价”。在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其履职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考察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否深入教育一线调研督导与培训指导等,量化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履职情况和水平;在学校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其教育教学、课程建设和办学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开发涉及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行动性指标”,量化评估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样态和势态;在教师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教师教育教学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关注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个人的修养与行为、专业知识等隐性的评价指标,同时收集教师专业成长记录、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学生学习表现等体现教师教育教学的过程性材料数据,在重视过程性评价中更为全面有效地量化评价教师发展情况和水平;在学生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学生成长成才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重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监测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个形成过程;在用人评价过程监测上,以反映选人用人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公开透

明招聘选人用人制度标准、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在此基础上设计体现用人评价程序性的细则指标。

(三)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率维

在经济学意义上,效率一般涉及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二者比值谓之效率,且通常效率越高越好。但回归教育学立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效率并不完全遵从经济学概念认知上的这一数量逻辑,其根本在于通过不断改革和优化教育评价方法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学习机会公平。诚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所言,效率是“把事情做对”的能力,而不是“做对的事情”的能力,即“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同时,《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由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不仅要评价目标和评价过程进行监测,而且要对评价方法展开监测,在落实教育评价方法改革的基础上确保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系统的运行效率。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特征,围绕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开发多元有效、系统丰富的评价方法与工具,建设服务于五大教育评价主体的方法库和工具箱,是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向度的根本出发点。事实上,为破除单一化、不均衡的评价方法使用对教育评价的束缚,结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全面实施分类评价和加强增值评价成为重塑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的关键。并且,应将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全息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有机融入各教育评价场域以实现高效精准评价。例如,针对高等教育评价方法监测,运用大数据技术,让高校分类评价数

据实现自动化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同时,职业教育评价也要实行分类评价,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不同职业教育阶段、类型和对象展开全景式、立体化评估考察;另外,基础教育要聚焦数字化、情境化测评系统开发,提升大数据平台在执行增值评价上的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和利用的效率;再有,以教育新基建推动高中监测工具的有效开发和高中监测结果的高效运用。

(四)教育评价结果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果维

教育评价结果是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践活动的直接呈现,也是折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果的重要依据。正如《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完善评价结果运用,综合发挥导向、鉴定、诊断、调控和改进作用”。事实上,改进评价需以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为基础,在对评价的全过程进行再评价中发挥评价结果实践效用。教育评价结果是依照教育评价目标、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教育评价对象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将教育评价结果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起点,同时关注教育评价结果监测,能够有效避免教育评价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偏离,切实保障教育评价改革的效果。为此,根据教育评价改革的结果性指标,通过监测五大教育评价主体在已有评价体系、现存教育评价问题以及既定教育评价目标的升级、解决和实现程度,可以衡量教育评价改革的效果。具体而言,对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结果的监测,可将社会各方关键主体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结果性指标;对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结果的监测,集中体现在学校办学质量、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

发展质量等结果性评价指标上;对用人评价结果的监测,可以将人才需求匹配度、人才表现满意度等结果性指标作为观测点。

(来源:朱德全,彭洪莉.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与技术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216-225.)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王扬南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意见》的印发，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就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为新时期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塑造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新优势新动能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坚持守正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新时代 1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10 年。我国教育面貌发生格局性变化，现代教育体系更加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并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职业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度，站在了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意见》就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以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为基础，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二是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三是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四是鼓励支持省（区、市）和重点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示范引领，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形成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度融合的良

好生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补强薄弱环节，切实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解决职业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但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影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題还依然存在。《意见》就解决这些难点问题进行了针对性部署。一是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省级人民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产教联合体，实行实体化运作，推进教学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搭建人才供需信息平台，促进专业布局与当地产业结构紧密对接；建设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通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链条，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二是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先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学校牵头组建

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依据产业链分工对人才类型、层次、结构的要求，实行校企联合招生，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

三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打造一批核心课程、优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重点项目，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育教学与评价方式变革。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广泛开展技术技能培训。

四是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实施职业学校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实施职业学校名校长名师（名匠）培育计划。支持职业学校公开招聘行业企业业务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任教；设立产业导师特聘岗，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管理人员、能工巧匠等到校工作。

五是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实践中心。新建一批公共实践中心，支持一批企业实践中心。鼓励学校、企业以“校中厂”“厂中校”的方式共建一批实践中心，服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企业员工培训、产品中试、工艺改进、

技术研发等。六是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探索发展综合高中，支持技工学校教育改革发展。支持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衔接培养。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招生计划由各地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中统筹安排。完善本科学校招收具有工作经历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办法。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支持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革。七是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持续办好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推动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开发一批教学资源、教学设备。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三、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职业教育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类教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等。职业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职业教育的使命担当和民生价值，决定了其相较于其他类型教育具有更为广泛的服务面向，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层次丰富、形式多样、模式多种、参与多元，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涉及利益相关方方面面。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

《意见》就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强化政府主导、地方主责、行企主体、教育统筹等各类政策协调配合进行了系统部署。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全过程各方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促进就业创业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优化升级等整体部署、统筹实施。职业学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落实公办职业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增强民办职业学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建立组织协调机制。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设咨询组织，承担职业教育政策咨询、标准研制、项目论证等

工作。教育部牵头建立统筹协调推进机制，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省级党委和政府制定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三张清单”，健全落实机制。支持地方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机构，整合相关职能，统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三是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选择有迫切需要、条件基础和改革探索意愿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部省协同推进机制，改革突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式。四是强化政策扶持。探索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投入新机制，按照公益性原则，支持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展职业教育。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对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学校给予适当补助。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办法。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支持地方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工资收入水平。五是营造良好氛围。营造全社会充分了解、积极支持、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办好职业教育活动周。挖掘和宣传基层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典型事迹。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向，对优秀的职业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给予表彰、奖励，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建设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全面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崔 岩）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国家战略。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职业教育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党的二十大后首个党和国家部署教育改革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全面部署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多措并举破解职业教育发展难题，对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建设、全面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传承创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古代职业教育发展到现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主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各行各业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生产一线技术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国家在发展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基础上，创新举办高等职业专科教育，试点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从政策设计上逐步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经过四十多年的有效探索实践，特别是近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是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通过学校体系一体化、标准体系一体化、培养体系一体化、育人体系一体化、评价体系一体化，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的贯通培养，从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五个部分构成的国家教学标准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职业本科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上升的“天花板”，已经进入稳步发展阶段。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国家“技能型社会”建设，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坚持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持续优化类型定位，彰显职业教育的独特育人价值。

二、面向人人，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职业教育秉承人人都能成才的教育理念，具有面向人人的类型教育特征。完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畅通从中职、高职跨越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通道，是建设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随着“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持续深化，让数千万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一样享受到“职教高考”升学的“阳光大道”，有助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融通，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多样化的上升通道选择。此外，职业教育从“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到“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必须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主动提高适应性。应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综合素质的需求变化，拓宽职业培训渠道，办好职业教育培训，为技术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带来生源的多样化，其结构与功能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在不断增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冲突和矛盾，以不同的价值观，体现在社会舆论、学术争论和政策制定之中，出现了错综复杂，有些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职业学校既要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要坚守办学的初心，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完善多元参与的质量治理体系，协调好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多元利益诉求与教育价值观的冲突，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质量评价的

机制，在多元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构建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提高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惠民生需要劳动力充分就业，并大幅提高劳动力职业技能，这些都需要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增强就业、从业人员的岗位适应能力。

三、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国家能力

《意见》明确要求“推进产教融合”，这也是在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回答好的时代命题。产教融合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改革举措，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超出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范畴，不仅仅要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的转型升级，还要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从而推动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这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赋予了新的内涵。产教融合推动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构建新型的互动演进关系，促进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国家应用技术创新与突破“卡脖子”技术工艺，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国家能力。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独具特色的类型特征，也是职业学校实现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融入实体经济、扎根一线、能干实干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国家示范（骨干）校、优质校建设过程中，都是以校企合作为主要抓手推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主要是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标学校的十项重点改革建设任务和

高水平专业群的九项建设任务，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因此，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为导向，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与行业企业共同推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机制形成，推动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健全和完善校企“双主体”育人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渠道、全面终身发展“趟出”新路。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 年第 10 期）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部署为统领，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基点，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革新职业教育理念，破解长期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瓶颈，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撬动教育综合改革，对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新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顶层设计

编辑部：《意见》是新时期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战略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新主张？

陈子季：《意见》破除了“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直击改革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判断，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是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更加注重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单纯的就业教育。《意见》重申了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

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这对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鄙视，消解职普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有重大作用。

二是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最大优势，更是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当下，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难以办出特色，多半是因为学校教学与职业需求结合得不紧密。

“教”唯有与“职”，或者说与“产”不断互动、深度融合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意见》直面产教融合中的堵点问题，坚持系统思维，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捆绑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良性互动机制，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问题。

三是职业教育服务场域由“区域”转向“全局”，更加注重支撑新发展格局。《意见》立足新发展格局，在国内国际两个场域谋划部署职业教育发展。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另一方面，立足区域优势、发展战略、支柱产业和人才需求，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机制，使我国职业教育从“单向引进借鉴”走向“双向共建共享”，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际

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

四是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由“分类”转向“协同”，更加注重统筹三教协同创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二者不是平行更不是对立的。《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各种教育类型优势互补、交叉融合，服从、服务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共同目标，服从、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伟大事业。

五是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参与。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一项集成工程，核心力量是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合作的发展机制，核心目标是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参与办学格局的转变。《意见》从办学形式和内容上做出新部署，鼓励支持地方和重点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示范引领。

编辑部：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职业教育政策，相比之前的文件，《意见》着重解决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陈子季：新时代以来的 1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职业教育，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文，高位部署

职业教育改革工作。这些政策文件，不仅战略定位越来越突出，而且实践要求越来越明确。2019 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主要是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和改革蓝图。2021 年 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对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框架、重点任务、进度安排。2022 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这次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体系建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概括起来就是用系统化设计、工程化推进、协同化作战的思路，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理念的问题，即如何看职业教育。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定位，真正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让不同禀赋的学生为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找到适合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途径和空间。为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终身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发展路径的问题，即如何干职业教育。就是要立足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和规律，以深化产教融合为突破口，以推进职普融通为关键点，以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需求驱动、开放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塑职业

教育生态，进而推动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改革重心和服务场域的转变。

三是主体责任的问题，谁来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不能简单理解为职业学校办的教育，职业教育的改革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各个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扭转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既要近期中期远期相结合，也要统筹考虑宏观中观微观，还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组织制度优势。基于此，这次《意见》将改革的基座落在区域性、行业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四梁八柱就是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开辟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构建央地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的有效机制，最终把职业教育升级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影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战略资源。

二、扎实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大举措

编辑部：《意见》中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在这三大战略任务中是如何体现您刚才提到的新主张的？

陈子季：《意见》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可以概括总结为“一体”“两翼”。

“一体”，即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这是改革的基座。具体来讲，就是要围绕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选择有迫切需要、条件基础和改革探索意愿的省（区、市），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等方面改革突破，以点上的改革突破带动

面上高质量发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式，优化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生态。

“两翼”，即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是改革的载体。一方面，支持省级人民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产教联合体，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实行实体化运作，集聚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有效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优先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产教资源，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

编辑部：您刚才提到的两翼：“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陈子季：联合体和共同体，都是教育和产业互补互融、共生共长的载体，从建设原则上都是要做到必问产业、必问企业、必问应用，都是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但是两者在建设主体、服务面向和改革重点上各有侧重。市域产教联合体，重点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由地方政府牵头，是区域性的，重在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整合各类资源，有效推动各类

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促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点服务行业产业发展。由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共同牵头，是跨区域的，联合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汇聚产教资源，发挥行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和指导作用。

编辑部：《意见》提出的五项重点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具体是如何考虑的？

陈子季：五项重点工作主要是针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困境而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的自立自强。

一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围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亟须专业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核心能力建设专家团队，打造一批核心课程、优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遴选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制定新一轮高职“双高计划”遴选方案和中职“双优计划”实施意见，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中高职院校和专业。

二是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依托头部企业和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指导各地制定省级“双师型”

教师认定标准、实施办法。实施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遴选一批高校开展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实施职业学校名校长名师（名匠）培育计划，打破“职”“教”界限，采取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的方式，吸引行家里手到职业学校任教。

三是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启动高水平实践中心建设项目，通过政府搭台、多元参与、市场驱动，对地方政府、企业、学校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分类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公共实践中心、企业实践中心、学校实践中心。

四是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一些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读职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职校的升学及成才通道相对较窄。要让职业教育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宽广，让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吸引力越来越强劲，就必须让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通起来、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起来。《意见》提出，支持各省因地制宜制定职教高考方案，制定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指导意见，构建从中职、高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贯通培养的新路径，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五年制高职教育；中职、普通高中毕业生通过职教高考接受专科高职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或应用型本科教育，也可以通过普通高考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高职毕业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接受职业本科教育或应用型本科教育；符合条

件的专科高职毕业生和职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形成系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机制。五是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持续办好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推动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最终将职业教育打造成国际合作的战略资源。启动高水平国际化职业学校建设项目,遴选一批国际化标杆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优质教学资源。

编辑部:近年来,社会上对于职业教育学生成才成长通道的问题非常关注,《意见》也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在具体工作推进上是如何考虑的?

陈子季:《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一是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结构布局,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探索发展综合高中,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同时支持高水平大学参与职业教育改革。二是推动中高职贯通衔接培养,支持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的衔接培养。三是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进一步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由各地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

中统筹安排招生计划。四是打通高职毕业生升学深造渠道，完善本科学校招收具有工作经历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专门办法，建立符合职业学校学生特点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

这些举措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职业教育不是“终结教育”，也不是“低层次教育”，更不是“淘汰教育”，而是特色鲜明的一种教育类型，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既可以升学，也可以就业，还可以先就业再升学，最大程度地拓宽学生多样化、多途径成长成才的通道。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拓展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同时支持地方进一步创新。比如，支持高水平大学联合重点行业企业招收在生产一线有一定工作经历、特别优秀的高职毕业生，以校企合作项目制方式培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总之，要为不同阶段、不同教育类型设计转换通道，让学生能够根据兴趣、能力和自身发展情况在就业和升学中实现多次选择，也给企业在职职工提供再学习、再提升的机会。

（来源：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 年第 1 期，原文来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

《人民日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在上海，职业院校与区级政府合作建立“双元制”特色产业学院，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在安徽，职业院校与制造企业签订校企合作订单协议书，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山东青岛，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学生实习实训……近年来，多地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并从战略任务、重点工作、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描绘了蓝图。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以提升职业院校关键能力为基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职业教育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

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优先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组织知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优秀教师，打造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同时，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把企业搬进职业院校、让职业院校走进企业，推动职业院校育才和企业用人的精准匹配，找准校企双方的结合点、共赢点，让职业院校和企业真正做到“两头热”和“真融合”。比如，有的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灵活设置“厂中校”和“订单班”，企业提供学习、住宿场所，职业院校提供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按照教育教学计划和企业用工需求，适时安排学生进驻产业学院。通过合作，职业院校得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场地、设备资源，企业也获得了技能人才供给。在延伸校企合作的深度与范围上做好文章，打通学校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能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有效对接。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还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是改革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上海的一家职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首届

37 名职业本科毕业生日前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还有一名考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确立就业和升学“双导向”，贯通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打破职业教育止步于高职的“天花板”，不同禀赋的学生就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职业教育也能在就业市场上进一步增强竞争力与吸引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场需求转变而“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变”，职业教育必能不断发展，既为广大青年学习就业提供新的选择，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作者：康岩）

（来源：《人民日报》2023 年 01 月 03 日第 05 版）

